四庫全書

子部

理學類編卷四

明 張九韶 撰

地理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朱子曰錯置也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

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浟浟又何溢焉三子之言遞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逮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

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又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隤其衍幾何　朱子曰脩長也隤狹而長也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答曰地之形量固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徧歷算術所

能推知而書傳臆說又不足信惟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算若有据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其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夐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雖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

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註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

西遠日也朱子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隂此二句鄭註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處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而取日遠午前景長而午後景短也問多隂多風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濶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某舊在

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始生至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而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其少也所以蜀有漏天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之不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

之可以驗矣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髙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髙下可知矣

或問天竺國去處極濶朱子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濶而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取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

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縁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録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黄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耳佛書所説阿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水入中國者黄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

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

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著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接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問佛家所謂天地四州之說果有之否曰佛書有之中國為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部州東弗于逯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

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但其言日初出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昃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

娑娑一處即已曛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朱子曰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有驗殊不可曉　魯齋鮑氏曰分星禮經所載不可磨也其說有三伶州鳩曰歲星所在則我

之分野古堪輿書亡後郡國所入非古歲星或北或西與古受封所在不同一也唐虞及夏萬國殷周千七百國並依附十二州以係十二次之星法先王命親之意以主祀為重如封閼伯商丘主辰為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大夏主參為夏星唐人是因唐後為晉參為晉星二也今以分野次舍考之青州在東玄枵却在北雍州在西鶉首却在南以至揚東南星紀在北冀東北大梁在西徐東降婁西豫與三河居中

大火在正東鶉火在南此躔次之最差者也三說不同識者當自擇之　今按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氏註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十二次之分星紀吴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為象

朱子曰兾州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黄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重案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

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

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

朱子曰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徑袁潭

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粤也

朱子曰江西山皆是五嶺贑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

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大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為衡山之脈連延

而為數淺原者非也

右論地理之廣闊　愚按淮南子地形訓言闔四海之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此皆荒誕無稽之語故今不取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

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水

自然能生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　今按余襄公安道之言曰潮之漲

退海非增減盖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

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古州馬氏曰禮記朝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大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由朔至

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為消水陰物也而生于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竒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為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

行十三度有竒漸逺於日故潮汐之期寖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或問燕肅曰四海潮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常如山嶽奮若雷霆奔激可畏何也答曰龕赭二山謂之海門

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有聲今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北望嘉興大山水濶二百餘里海船怖於上潬故取餘姚易舟而浮運河以達杭越蓋以南北岸下夾以沙潬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兊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泊月徑巽乾潮來已半觸浪推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潬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山川淺狹使之然也

右論潮汐之消長　愚按先儒有言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地沉則水溢而為潮氣降地浮則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天地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

焉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他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他日其說見於臨安志甚詳今剟其大旨著於此

理學類編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理學類編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朱鎮

理學類編卷五

明 張九韶 撰

鬼神

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程子曰人能原始知所以生便能要終知所以死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説如是而已矣故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

死生者其與是類也或問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又問鬼神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曰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　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鬼之狀也　朱子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

而為變鬼之歸也又曰反只如摺轉來謂推原其始摺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凝結而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又曰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也遊魂為變則是魂魄相離雖只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

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鄭氏曰氣謂噓吸出入者耳目之聰明為魄陰讀為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為土壤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一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　朱子曰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竦動處是悽愴又曰焄蒿

是鬼神精氣交感處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朱子曰為德猶言性情功效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然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定宇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

謂鬼神所包甚濶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説見得鬼神隨祭而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可驗於此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

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朱子曰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承祭祀之意而死者人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以此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

能遠可謂知矣　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饒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而謹疾有病而問醫此人事之所宜也若不務此而專禱鬼神是不知也為善去惡亦人道之所宜也或者不務為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求神以免禍是不知也夫鬼神謂之無則洋洋如在謂之有則不可度思當於有無閒處之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　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來月往春生夏長皆是又曰風雨露雷日月晝夜此造化之迹也此是公平正直鬼神若所謂嘯于梁觸于胸此則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曰古之戰場往往有鬼彼皆強死固宜未散問此亦造化之跡乎曰若論正理則如樹上忽生出花葉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此便是造化之跡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

鬼嘯鬼火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跡但不是正理故以為妖怪耳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是陰陽良能是其靈處又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跡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　饒氏曰造化之跡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

伸者而言程子說得粗張子說得精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跡不說他靈處又曰良能是指鬼神之性情而言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　問滋息是生息之息是止息之息朱子曰只是生息又曰人是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

在身上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耗以至于散

平巖葉氏曰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遊散散者消而就盡也

張子曰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遊散者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魄

張子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朱子曰天下萬物

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横渠將屈伸來說鬼神說得變通又曰鬼神屈伸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又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横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

者來之終曰然則既屈之氣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既屈之氣又能伸也

邵子曰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　覲物張氏曰管子云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鬼神者太極之英氣正理行乎

兩間為天地之用者也氣其狀也理其情也

邵子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或問死生之說上蔡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云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朱子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

告宰我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嘘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

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 問鄭氏云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噓吸是以氣言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朱子曰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瞶矣氣為魂血為魄又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

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又曰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

地神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而言者也又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朱子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蓋嘗

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　北溪陳氏曰所謂始化是胎中畧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

朱子曰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為神死底為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或問氣魄曰魄屬鬼氣屬神析木煙出是氣滋潤底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底皆屬神是氣靜定底皆屬陰是魄知識底是神記事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既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衰記事不定

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朱子曰易說精氣為物則是有精氣方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以魂魄論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煙便是魂燒出漿汁來是魄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本又問體魄有分别如耳目是體聰明是魄曰然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註謂魂人陽神魄人陰神此說好問魂魄陰陽之義朱子曰魂如火魄如水又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曰然且就一身看自會笑自有許多聰

明知識虛空之中忽然有風雨有雷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此見這一身只有箇軀殻在這裏内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横渠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一箇道理

朱子曰魂魄死者之神靈盖魂神而魄靈魂氣而魄精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静生則魂載其魄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於天魄淪墜而歸於地也

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物而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物則謂之鬼神

朱子曰魂氣升于天體魄歸于土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又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

或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

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内朱子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又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曰遊字是漸漸散若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成妖孽若尫羸病死的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鬱結而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也

或問世人有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朱子曰家語有之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氣之雜糅乖亂所生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有時忽夏寒冬熱冬月開一朶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

叔器問先生前日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

朱子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

陰類故皆夜鳴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説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享於廟曰鬼就人物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曰鬼又就一身言之魂氣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跡而語其德則誠而已

北溪陳氏曰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

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旦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為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又曰就人

身上細論大概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為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神為魂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為神魄之降者為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徂落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

降下者也

勉齋黄氏曰鬼神之説其别有三在天之鬼神隂陽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為鬼是也祭祀之鬼神神示祖考是也三者雖異其所以為鬼神者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鬼神之道矣

魯齋鮑氏曰隂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神者不隨他地頭去分别則混為一區幽明惑亂而人道不立矣故在天為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四時寒暑必有

鬼神行乎其間顯然可見書所謂禋於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看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武成所謂所過名山大川是也自當作一類看有功德在民載在祀典如韓子所謂勾龍后稷以功孔子以德為聖為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自當作一類看如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精誠聚處則祖考來格論語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特士祭其先為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

級分際不可踰越自當作一類看下而至於山夔土羵水罔木妖或懸箕附頴或生霆起鶴天地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術足以惑人不可謂無但非正理亦當自作一類看

右論鬼神之情狀　愚按鬼神之說先儒論之詳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之氣流動充滿莫非鬼神即天地之大言之日月雷電風雲雨露皆鬼神也春夏秋冬晦明晝夜皆鬼神也

即人身之㣲言之動止語黙寤寐嘘吸皆鬼神也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以至山川之融結潮汐之消長皆鬼神也草木之榮枯華實之開落皆鬼神也不此之論而指土木偶人以為神魑魅魍魎以為鬼是皆愚民無知之論曾可以此論正大之鬼神哉

朱子曰非其鬼謂非所當祭之鬼而祭之諂也

南軒張氏曰祀典自天子至於

庶人各有其分而不可踰盖天理也有是理則有是鬼神若於非所當祭而祭焉既無其理何享之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或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程子曰是氣蒸成耳

又問既有氣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却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只於土木人身上求之土木人身上有雨露邪世人只因祈禱有雨遂指為靈豈知適然

問先王祭享鬼神則甚謝氏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齊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王假有廟必於渙與萃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

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閒斷制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虚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閒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或問上蔡説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與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同否朱子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

說得麗了只合當道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朱子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陰陽天地之理生生不窮

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子孫之精神魂魄自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然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朱子曰固是散又問子孫之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感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

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氣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要自人看得
朱子曰古人到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先已死以何而來曰只是以我之祭承接其氣便有來底道理又曰人死雖是魂魄各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是要聚得他

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朱子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然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求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虛空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者旣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又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齊戒祭祀則可以來格若旁親外親之屬則

其精神非我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理感之而不以

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葢本從一

源中流出初無間斷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邪

抑有其氣來格也朱子曰若道無神來享時自家祭

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謂其有雲

車風馬擁從而來則又誕矣

問鬼神中有謂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總氣因子孫祭享

而聚散朱子曰他這說便是上蔡說道要有時便有道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合有底物事祖宗亦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上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他氣便總統在我身上便是箇相關處問祭古聖

賢如何曰聖賢道在萬物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是為此姑謾為之耳問先生所答廖子晦書有云死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之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莫是說天地之氣否朱子曰此氣只一般雖有天神地示人鬼其實則一若有子孫底固是引得氣聚不成無子孫底氣便絶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生生不已

底亦自浩然日生而無窮禮諸侯祭其國之無後者如齊祭爽鳩氏之類蓋他先主此國來理合祭他非在其國便不當祭理合如此便有此氣所以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惟有子孫者方有感格其無子孫者氣亦未嘗亡也又問人死氣散若如此說氣又未嘗散也曰如今祭勾芒更是遠只是理合當祭便有此氣要之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

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

或問祭夫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設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上則可用籩豆簠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理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行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

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朱子曰有此物則有此鬼神莫非陰陽之所為也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問今愚民於村落創立一祠合聚以祈禱之其神便靈何也朱子曰衆心之所輻湊便有生氣所以祭神必用血肉者蓋欲藉他之生氣耳如古人釁廟釁龜之意皆然輔廣曰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心正故

其神亦正後世人心不正故所感無由而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行禮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一箇廟貌在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

北溪陳氏曰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由脉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縁佛老亂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何關繫如釋迦本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只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勲君是已不當

祭皆與我無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唐爲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是一上帝而已安有一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邪據泰山魯封内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脉全不相涉而所在州縣皆髙東嶽行祠亦失於不講明

之故南嶽廟向者回禄劉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荅以天道人事本一理在天為皇天上帝在人為大君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為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而世俗為貌像為立配為置男女屋而貯之褻瀆神祇之甚南軒又詳之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皆可謂正大之論可以發

愚蒙破聾瞽

陳氏又曰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之域不沾中華禮義狄仁傑毀江淮淫祀一千七百區所存者夏禹伍子胥二廟伊川猶以存伍子胥廟為未是伍子胥可血食於吳而不可血食於楚令去狄公未久而淫祠極多皆緣世教不明而世俗好怪耳　今按程子遺書載范文甫赴河清尉問於伊川先生曰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伊川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如何

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又問恐駭衆聽曰昔狄仁傑毀江淮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耳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可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陳氏又曰後世看理不明諸神廟有靈感響應者則以爲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直之人也殊不知此類煞有曲折一樣是富貴權勢等人如伯有爲厲子產所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之類一樣是壯年蹈

白刃而死英魂不散底人一樣是生稟氣厚精神強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樣是人塑神像時捉箇生禽獸之猛鷙者如猴鳥之屬生藏於腹中此物皆生被刼而死魂魄不散便會有靈一樣是人心歸以為靈則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會靈一樣是山川雄峙廟宇坐得其穴其氣自靈又有是人之本心自有靈處自極其誠敬則精神聚會凡所占之事自有脉絡相關便自然感應只緣都是一理一氣所謂齊戒以神

明其德即此意

唐玄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　致堂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是以賄交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為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右論祭祀感通之理　愚按古人之祭祀鬼神非以求福也將以盡報本之意耳是以竭其誠敬薦其時物而奉其祭祀故能致鬼神之來格後世此理不明其所以事鬼神者既無誠敬之心徒從事於禱祈之語於是古人報本之意亡矣吁

理學類編卷五

理學類編卷六

明 張九韶 撰

人物

易繫辭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朱子曰絪緼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 魯齋鮑氏曰天地是劈初陰陽之氣結成立其大者以為之主便是箇坯樸子然後為父為母生人生物千變萬化皆不出此所以充塞宇

宙何莫非陰陽之氣也

禮記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朱子曰天地之德理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氣也交者其氣之妙合會者其氣之凝聚而成形者也　真氏曰天地之德指乾坤健順而言此天地之理人之所得以為性者也陰陽鬼神五行皆指氣而言流行天地之間而人之所得以為形者也然氣之流行理實寓焉非氣之外有所謂理也但理無不

善氣則有清濁昏明之不同耳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㑹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而血陰脉陽而體陰頭陽而足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黙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

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眞以理言精以氣言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葢性爲之主而隂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隂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又曰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性性爲之主

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其間也凝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

程子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朱子曰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

程子曰陰陽之運升降盈縮未嘗少息陽常盈陰常虧一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　朱子曰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

陽都括盡天下事物千變萬化只是他兩箇隂氣流行則為陽陽氣流行則為隂只這一氣消長進退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出來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　朱子曰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說隂陽者葢做這人須要五行方做得成然隂陽便在五行中如甲乙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隂丙丁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隂不須更說隂陽而隂陽在其中矣

程子曰隕石無種種於氣麒麟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濵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到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又問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

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為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蝨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

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　朱子曰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

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蝨自然變化出來

張子曰遊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或問橫渠此言是言二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為復是亘古亘今如此朱子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又曰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遊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此正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

層層撒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撒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又曰陰陽循環如磨遊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磨八卦相盪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遊氣之紛擾也　鮑氏曰一元之氣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物天地只是包得許多氣在裏無出處衮一畨便生一畨物造化之運如磨其生物似磨中撒出來有精有粗只是不齊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

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人物並生於天地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者也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者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之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

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　北溪陳氏曰塞字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是就孟子志氣之帥也句掇一字來說理

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

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此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有一太極也若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如

何朱子曰太極圖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為陽一為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凝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則又不可以先後言矣此理之變也

魯齋鮑氏曰天地之氣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則氣之

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交乎地於人為男於物為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為女於物為牝男女牝牡又自交而生生化化之類不窮人物既生氣隨天地之氣升降交感人得天地之中氣四方之氣無不感物得天地之偏氣而亦各隨所感故觀天地之氣交可以知人物之初生矣觀天地之氣感可以知人物之相生矣

問人之生也精氣凝時此理便在氣上否朱子曰天道

流行發育萬物雖是一齊都有必竟是理為主然氣有清濁清者為氣濁者為質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為也骨肉毛血陰之為也　勉齋黄氏曰水火之氣一濕一燥水濕氣而生木火燥極而生金人物始生亦精與氣聚而為之耳精濕而氣燥精沉而氣浮故精為貌而氣為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為木為肝為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為金為肺為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

塞而耳聾

朱子曰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亦何甞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明昏濁之異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之氣而未能純全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未甞不同也

朱子曰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此如寶珠在清泠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不肖此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至污處然其所稟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

朱子曰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

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横生草木頭本向下尾反向上物之有知者不過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之能守禦牛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

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

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朱子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幹推算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窰中器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稟惟人亦然瞽鯀之生舜禹亦猶是也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邪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有不同邪朱子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

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朱子曰只有這一路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

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朱子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又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

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

朱子曰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故草弱木是得陽氣故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雖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朱子曰動物有血氣故能

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戕賊之
便枯悴不悅懌亦似有知者
朱子曰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
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
荷花只開得一兩日必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
若春夏間纔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
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謝將死時須
猛結一年實了便死此亦得氣將脫也

朱子曰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想聖人心細
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令人心粗如何
察得因言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背上有三
十六鱗陰數也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也龜背上
文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各有四段者八卦也周
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
有雌雄銀花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
處則堅實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蓋男

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故也

程子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兎何以無尾只為是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尤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軍者多植雉尾車上以候雨晴天將雨則先垂向下纔晴便直上

程子曰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木植亦無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朱子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首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横生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説

程子曰近取諸身一身之内百理具備背在上故為陽胸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

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熱氣來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來之則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箇秋底氣象推之四端皆然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具備只是流行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人皆有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

如獮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惟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立乎天地之間所以為三才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朱子曰固有是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隂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隂陽隂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則管

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往來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物則禽獸頭横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

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所以義理皆不通

魯齋鮑氏曰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君臣父子五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性根於心而著於外得其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得其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至於近東者多仁而柔近西者多義而剛亦氣禀之異不得不然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其得地偏故禀

氣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生禽獸橫生草木倒生橫生者得氣尤偏故首西向背天足地於其偏之中亦有仁義存焉得東者仁得西者義所以當卯酉之位禽雖橫而首昂與獸微異亦得東方之氣者仁得西方之氣者義鱗甲毛蜾之類又氣之漸入於地者也倒生者得入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者柔天下之類盡之矣龍得正東虎得正西故東有蒼龍西有白虎說文麒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凡得

東氣皆角得西氣皆齒角者常仁其不及者亦柔而易馴如牛羊之類是也其太過者必剛而多賊如豺狼犬豕之類是也西方獸皆宵行東方獸宵多瞑惟龍不麗此數神故也禽橫而首昂以氣離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南者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騰而上西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縞其將飛必墜于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為雞雉飛不離地大者為鸞鳳飛沖天降之

小者為鴿為鶴飛近天極為鳧鴨飛搶地至於入水東南夜暝西北夜飛自戌至酉漸入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為甲蟲螺蟲常多蟄氣漸入故也東方為鱗蟲羽蟲常多生氣漸出故也故黿鼉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陰陽變化升降使然也草得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正相反盖氣有逆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柔秋落春夏榮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榮枝葉向陰枝不離地故獸宿之且食其葉木實向

陽木參乎天故禽棲之且食其實各從其類也

北溪陳氏曰若就人品上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惟聖人得氣至清賦質至粹如堯舜於清粹之中又得氣之高厚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然禀得不高厚止栖栖為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得七十餘歲自聖人以下各有分數顔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

人只緣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雖有些渣滓未能昏蔽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以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少濁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多般詭

謫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説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禀氣不清此如井泉脉味純甘絶佳而有泥土混濁了終不透瑩又有一般人甚好説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禀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

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遭墝岩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右論人物之始生　愚按論人物始生於天地肇判之初則由氣化而後有形化張子所謂天地之氣生之是也論人物始生於結胎

受形之初則由精氣之聚而後有是物朱子所謂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是也由是言之則人也物也氣也形也孰有出於陰陽之外哉

又按淮南子精神訓言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故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

乃形而醫書之説亦然因附見於此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龜山楊氏曰人稟五行之秀氣而靈於萬物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然人之下愚卒至於同乎物者豈賦予之異哉失其性而自賊之過也

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

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

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朱子曰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

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邵子曰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則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朱子曰得天地之中氣為人而四方之氣無不具故人為天地之貴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

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之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知覺者禽獸是也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也但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為人最靈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

槁則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
則未嘗不具耳
右論人爲物之靈　愚按人與萬物並生於
天地之閒當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則天
以是理賦於我而我受之以爲性者可不自
盡其道哉茍不能盡其道而甘自棄於殄絕
之域則是生與禽獸同行死與草木同腐吁
可哀也已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朱子曰此段為横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　按張子嘗曰形聚為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乎故程子辨其非　果齋李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

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

程子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返之氣以為造化哉況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有生氣至如海水潮因陽盛

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

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論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鮑若雨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為禽獸之類切恐有此理何則凡禀沖氣

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合太和至死其氣寘會於沖和之氣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惡者平居作惡而沖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於謬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如何程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知原始則能要終矣　今按程子此言引而不發盖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能原其始之所以生而要其終之所以死則輪迴之説不辨自明矣

致堂胡氏曰佛之言曰衆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為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為畜畜而為人輪轉相尋無有窮已故人貴修行不殺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即生樂處欲驗其不然者請有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蝡耎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有定數則安知人死為畜畜死為人也若無定數則自古及今人與禽獸相為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

禽獸不可謂少矣禽獸能殺人者無幾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加少遂至于無人然後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民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凋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烟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以凋耗此以目睹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

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况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滅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哉此又以聚散真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即是以思之則輪轉之有無亦可識矣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哉又如這花落便無些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枝上哉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來來去去更不

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問禮記言魂氣歸于天與張子形潰反原之説如何朱子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有散而已論理大槩是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寃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

朱子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是其常也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凑着那生氣亦能再生然非其常也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嘗見永春人家生子

耳上有猪毛猪皮者何也曰此不足怪伺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禀得猪氣耳

朱子曰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今若此者盖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已生故其腹脹及吸氣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知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

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時便死　今按朱子此語尤可證輪迴之説盖所呼之氣既出而所吸之氣即生非謂所吸之氣即所呼之氣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明乎此則輪迴之説不足辨矣

平巖葉氏曰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漸滅就盡而已釋氏乃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

右論輪迴生死之辨　愚按輪迴之説起於

老佛之徒儒者非之是也然自聖賢之教不明於天下世俗之人惟老佛之言是信故南齊范縝嘗著論以辨之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也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斯言有理故併録之

理學類編卷六